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五十四回 花老莊鮑福笑審奸

卻說花老坐在一旁氣悶。那胡理見他將哥哥撞了一個歪斜，那裏容得住！便叫一聲：“巴九倚仗家門勢力，相壓吾兒麼？你與駱宏勛有仇，我等不過是為朋友之情，代你兩家分解，不允就罷了，怎麼將家兄撞一個歪斜？待我胡二與你敵個高低。”說罷，就要動手。自安勸道：“胡二弟，莫要錯怪九弟，九弟乃無意沖撞令兄。但此乃總怪花振芳這奴才，就該打他幾個巴掌。駱宏勛在江南，你三番五次要叫他往山東覲親。若無此事，他怎與巴相公相遇？若不誤殺巴相公，而駱大爺怎得又遇著賀世賴？據我評來，駱宏勛之罪皆花老奴才起之耳！巴九兄弟，你還看他是個姐夫，饒恕這老奴才吧！諒死的不能再活了，況駱大爺是你甥婿，叫他孝敬你就是了。”巴信道：“我弟兄九人，祇有一子。今日一死，絕我巴門之後！”鮑自安道：“九弟尚在壯年，還怕不生了麼？我還有個法，日後駱大爺生子之時，桂小姐生子為駱門之後；花小姐生子為巴氏之後，可好？”巴信見胡理等在坐，若不允情，也是不能夠的。便說道：“若丟開手，太便宜這畜生了！”眾人見巴信活了口，立起身說道：“九爺見允，大家打恭相謝。”巴信少不得還禮。

再說後邊胡大娘、鮑金花、胡賽花，亦苦苦的哀告馬金定，金定實卻不過情，說道：“蒙諸位見愛，不憚千里而來，我雖遵命，恐拙夫不允，勿怪我反悔。”鮑金花道：“九奶奶放心，九老爺不允，亦不等於你老人家失信。”俱都起身拜過。前後皆允了情，鮑自安丟個眼色，花振芳早會其意，差人去請駱姑爺過來行祭。

不多時，駱宏勛在前，濮、余二人隨後俱到。座上眾人分付把祭禮擺設靈前，駱宏勛行祭已畢。巴信、金定大哭道：“屈死的姣兒啊！父母不能代你報仇了。今蒙諸位伯伯、叔叔、大娘、嬸嬸前來解圍，卻不過情面，已饒了仇人。但願你早去升天，莫要在九泉怨你父母無能！”鮑自安叫駱大爺過來叩謝九舅爺並九舅母，巴信夫妻那裏肯受！被眾人將二人架住，讓駱大爺向上磕了四個頭。自安道：“這就是了！”即時男客前廳，女客後邊，巴信分付廚下辦酒。不多時，酒席齊備，大家飲過，便告辭起身。花老道：“我有一言奉告，不知諸公聽從否？”眾人道：“請道其詳。”花振芳道：“此地離小寨不過三十里，諸位可同至舍下住一夜，明日我同鮑兄至苦水舖搬運物件，我借處空房暫住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便是甚便，奈店內還有一女素娘，奈何？”花振芳道：“小店與家中一般，自有人款待，但請放心！”胡理道：“我正要謁拜師母，一同去甚好。”胡理道：“小弟不能奉陪，家兄嫂皆去，舍下無人。且小弟來了四五日，不知小弟店內可有生意否？我要回去看看。倘有用處，一呼即至。”花振芳道：“胡二弟倒是真話，我不留你，你竟回去吧！”消安、消計亦要告辭，花振芳道：“駱大爺迭蒙大恩，毫厘未報。請到舍下，相聚幾日再回去。”

於是大家辭別巴信，眾等仍坐轎車，竟奔老寨而來。早有人通信於花奶奶，說駱姑爺之事已妥，同眾人不時就到。碧蓮聞之，心纔放下。花奶奶轉達駱太太、桂小姐，婆媳亦纔放心。花奶奶分付備辦酒席，等候眾人。

未上燈時，大眾方纔到了客廳，大家坐下。吃罷之後，駱宏勛夜半後來見母親。花振芳道：“自家人，有何躲避？”相陪進內，桂鳳蕭、花碧蓮陪坐在駱太太之側。碧蓮是認得宏勛的，桂小姐卻未曾會過。碧蓮一見他父親陪了丈夫進來，便向桂小姐道：“姐姐，他進來了！”桂小姐方知丈夫進內，遂同碧蓮躲入房中去了。駱宏勛到後堂，走至太太跟前，雙膝跪下，哭道：“不孝孩兒拜見母親！”太太亦哭道：“自聞你傷了巴相公之後，為娘的時刻提心吊膽，今日方知你在巴家寨內講和。幾時得到江南，何時相請眾位至此的？”宏勛乃哭稟道：“孩兒何嘗到江南？”又將黃花舖被賀世賴之誣害，余謙告狀，解送京中，在四杰村受朱氏之劫，余謙舍命相救，始遇鮑老爹等前來幫助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太太聞此番言語，遂大哭道：“苦命的兒呀！你為娘的那裏知道又受了這些苦楚！”叫聲：“余謙我兒在那裏？”余謙在門外聞喚走進，雙膝跪下，哭道：“小的得見太太，兩世人也！”駱太太以手挽扶起來，道：“吾兒之命，是你救活，以後總是兄弟相稱，莫以主僕分之。”又見余謙瘦了大半，太太珠淚不絕。

前面酒席已擺停當，有人來邀駱大爺前邊去用酒飯。用過之後，花老爹分列床鋪，大家又談笑了一會，各自安歇。次日起來，吃過早飯，巴氏弟兄作東相陪，花、鮑同赴苦水舖，雇車輛搬運物件到花家寨。修素娘坐了一乘騾轎，花、鮑二人相隨，來至寨中。花奶奶母女相迎，進內款待。花老爹又著人將巴仁、巴義、巴智、巴信、巴禮五個舅子、九個舅母等都請來聚會。大家暢飲了五日，消安師徒告辭。鮑自安道：“老師且慢，等我把件心事完了再行。”消安驚問：“有何心事未完？”自安道：“這件奸情事未審。”消安道：“此事於我和尚何干？”鮑老爹道：“內有虛實不一，故相挽留。”呼花振芳：“明日大設筵宴，我要坐堂審事。”花振芳道：“這個老奸徒奴才，又做身份了。”祇得由他。

次日，廳上掛燈鋪設，分男左女右，擺了十數餘席；女席垂簾，以分內外。又將寨內的好漢，揀選了二三十名，站班伺候。客廳當中設了一張公座，諸事齊備。到時，任、徐、巴、駱、濮、消安師徒，敘齒坐下東邊；駱太太、胡、巴二家女眷分坐西邊；鮑自安道：“有僭了！”入於公座。分付將兩起人犯帶齊聽審。下邊答應一聲。到審內將兩個口袋提來，放在天井中間，俱皆倒出。自安叫先帶賀世賴。賀世賴見如此光景，諒今日難保性命，直立而不跪，便大罵道：“狗強盜，擅捉朝廷命官，該當何罪？”自安大笑道：“你今已死在目前，尚敢發狂，還不跪下麼？”賀世賴回說道：“吾受朝廷七品之職，焉肯屈膝於強盜！”鮑自安說道：“我看你有多大的官！”分付：“拿杠子與我打他跪下！”下邊答應一聲：“得令！”拿了一根棍子，照定賀世賴的腿彎之下一敲。正是：饒你心似鐵，管教也筋酥。那個賀世賴“暖啣”一聲，就撲通跪在塵埃，哀告饒命。鮑自安道：“你那個七品的命官往那裏去了？今反向我表告也是無益了。有你對頭在此，他若肯饒你，你就好了。任大爺過來問他。”正是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悔卻當初一念差，勾奸嫡妹結冤家。

今朝運敗遭擒捉，大快人心義伸張。

話說任正千大怒，手執了鋼刀，走至賀世賴的面前，大喝一聲，說道：“賀賊！我那塊虧你，你弄得我家破人亡，我的性命，被你害得死了又活的。你今日也落在我爺的手裏！你還想我釋放？我且將你的個狠心取了出來，看一看是麼樣子？”遂舉刀照心一刺。正是：慣行詭計玲瓏肺，落得刀劍與眾看。畢竟任正千果挖他心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